



渭南文集

序
碑
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山陰陸游游務觀著

序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一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爲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爲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爲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彥士執贄求見者肩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趨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

白首下吏舍於邸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罹口語絀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闕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怒罵嫺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箕倨角觝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爲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慝習於爲惡勇於爲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吾儕成小人也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爲序旣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做焉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卽徵念別有日乃益相與遊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荅道群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

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允與無咎相從者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時其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牕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與無咎並傳要不當以此而錄也二月庚辰笠澤陸某務觀序

送閔漕詩序

李固杜喬咸洪之死士以同死之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同貶為耻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故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其既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矣乾道六年十二月七日笠澤陸某序

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于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

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帥王公是已公自
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尚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于夔實督
硤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
日登臨矚望徘徊太息吊承相之遺祠想拾遺高風醉墨
淋漓於肆縱橫實為一代傑作顧夔雖号大府而荒絕瘴
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
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
承平時為并為雍為鎮為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為賓
客相與覽其河閔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
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

已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
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虜
是可歎歟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
右從政郎普慈安尚裒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為雲安集且
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為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月餘遂與東叔
兄西叔為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
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榮公對制策於
治平爭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

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沒沒又列黨籍其門戶為世排詆諱惡者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為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子獨鄙此說夫盛衰者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為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為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榮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既以勵西叔亦以自

樂直勵吾東叔云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楚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為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碛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漢陂之間其勢無繇徃徃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于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到漢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筇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迺叙藏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叙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眄之間以是莫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莫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雋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其爲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叅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叅議官山陰陸某序

持老語錄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爲士一旦棄髮鬚學佛得法於白牛鄉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然曰願即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即日徒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說法如雷霆雖從之遊者不過

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卿賢大夫予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抵掌笑語瞭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也後又徙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山杲公輩皆以文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笑如平時蓋以真率爲佛事者耶得法弟子子詢行光如寂廣懃或出世說法或遁迹衆中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璋獨在揚於是亦住護聖巋然爲叢林耆宿璋老且病猶自力刻師語錄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矣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序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捷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旣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山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竒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予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

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叟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于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為卿為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徒比景翰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為稱今一不得施顧退而為山巔水涯娛憂紆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為時惜不為伯渾歎也溥熙某月某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為四卷以授予請序卷首伯咎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次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人亦往往聞其名顧黨家不務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召為開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朝比乘輿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微文斥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睨憂患不少動心方扁舟往來吳松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其名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為

有承平臺閣之風蓋晁氏自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禧間方吾宋極盛時封太山禮百神歌頌德業冶金伐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濔瀆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礪之益深矣是豈寔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伯咎學問瞻博曾中恢踈勇於爲義視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竒不獨其詩可貴尚力求而盡傳之伯咎諱公邁仕至其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箏篪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溥可勝歎哉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揜因書其首以識吾過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郢鄂巴東三峽之類森然並傳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東武呼吸飲食於邗淇之津蓋有以相其軼思者故

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周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顧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驩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贍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溫飛卿作南鄉九闕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獨感東武山川旣隨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爲之一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以百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其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虛義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亾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

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
身履之幾二十年仕愈躋學愈進因其暇盡交天下名
士其講習探討磨礪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
闕肆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
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
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
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
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裒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
卷而屬某爲序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
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
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爲恨則今得托名
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既望中大夫提舉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陸某謹序

佛照禪師語錄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孝宗皇帝問荅之語既刻金石
傳天下久矣晚菴居阿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盡裒五會所
說法凡數萬言爲五卷遣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某作
序某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庵之語雷霆百
世無錄可也又何以序爲哉然五會之外別有一會數萬
言之外別有一句是可錄是不可錄諸人試下語若也道

得老農贊歎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

趙祕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爲諸侯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虛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 宋興宗室深居宮中不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 詔藏祕府者亦不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群臣並進于 朝積數十年而德麟伯山屬文英妙寢見推於諸公間矣漢王五

世孫祕閣公諱不拙字若拙少以進士奮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窶人子所堪者旣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爲州遂持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予行南充閬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穹碑巨版多文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尚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於世徃徃見公名字於其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公之子善發善零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已尤以文學稱其爲漢州判官也囊公之文萬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願有以冠篇右

顧公平生知己久已凋落予材下徒以後死不得讓媿
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
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

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
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
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
陽有士曰方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撓呂舍人
居仁何著作搢之皆屈行輩與之遊德亨晚愈不遭而
氣愈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既沒若干年待制朱公

元晦以書及德亨之詩示予於山陰日子爲我作德亨
集序往時有方畝者與德亨同歲爲予言德亨遇疾卒
於臨安逆旅舍困猶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其族
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至乃歿色辭不異平日非養氣
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爲序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
陸某序

會稽志序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十二歲而我高宗皇帝
御龍舟橫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
之業群盜削平強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

為府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為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汭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如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艦銜轂擊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謀，百其廣載備書，願未暇及者，繇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為守，皆慨然以為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一景中邵持正陸子虛王度朱彛等上參禹貢下考太文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一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是一距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為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其為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序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山陰陸游務觀著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詩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揚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為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閱博指趣

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其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四相
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
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
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
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
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
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
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
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
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
鳳果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
得收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
猶以頌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
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拍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
易見元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
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
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
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
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
公以絕識博士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願

君景蕃之該治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其雖不能如至能所托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某序

達觀堂詩序

朝請即致仕吳公景先少嘗從洛川先生朱公希真問道朱公爲名所居堂曰達觀手書以遺之且賦詩一章屬之曰子爲人深靜簡遠不富貴必壽考故吾以此事相期且景先出仕五十年不求速化不治生產位僅至二千石晚爲東諸侯客遂引年以歸距八十不遠望其容貌不腴不瘠視聽步趨如五六十人非得朱公密傳親

付殆不能爾朱公之逝甚異世以爲尹先覺譙天授蘇直俱解化僊去則吾景先亦其流亞歟自朱公賦詩後士大夫繼作凡若干篇屬予爲序嘉泰二年十二月癸丑放翁陸某務觀序

梅聖俞別集序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其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也先生當吾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師冒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

卓偉其於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况可得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為不能望先生推為詩老王荆公自謂虎圖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使本無此三公先生何歉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於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以見前輩識精論公與後世妄人異耳會李君來請予序故書以予之嘉泰

三年正月己卯山陰陸某序

揚夢錫集句杜詩序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於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後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於古人亦難矣楚人揚夢錫才高而深於詩尤積勤杜詩平日涵養不離胸中夢錫之意非為集句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龍黼黻手豈補綴百家衣者耶予故為表出之以告未深知夢錫者嘉泰三年正月丁亥笠澤

陸某務觀序

陸伯政山堂類彙序

古之學者始於家塾鄉校而貢於天子之辟雍始於抱關擊柝而至於公卿始於賦物銘器師旅會盟之辭而至於陳謨作誥其所遇雖不同然於明聖人之道闡性命精微之理則一也周衰道術裂於百氏士各以所見著書授徒於是稽之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遺書始有大不合者今六經散缺不全而諸子之書則徃徃具在又其辭怪偉辯麗足以動蕩世之耳目乃欲學者之文辭一合於道而不悖戾於經可謂難矣吾宗伯政諱

燮之唐丞相文公希声之九世孫文公上距丞相元方五世中間子孫遇五季之亂獨不失譜至今世次皆可序述伯政家世為儒力學篤行至老不少衰所為文皆本六經無一毫汨於釋老雖其徒有從之求文者伯政尊所聞猶毅然不為之貶至如楊公時近世名儒獨以立論少入釋老伯政正色斥之不遺餘力使死而有知吾伯政有以見周公孔子矣其孤集遺文為二十卷來請予為序伯政之文可稱述者衆予獨言其學述文辭之正以序之尚不失斯人之本意又進其子孫云嘉泰四年二月丁巳笠澤陸某謹序

普燈錄序

粵自曠大劫來至神應迹開示天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至於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卦造書契矣釋迦之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舉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葉迦葉欣然一笑不立文字不形言語謂之正法眼藏師舉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既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耶昔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蓋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此門一開繼者相望其尤傑立者續燈廣

二書也然皆草創簡略自為區別雖聖君賢臣之事有不能具載者獨旁見間出於諸祖章中識者以為恨吳僧正受始著普燈凡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而尤為光明宗顯者我祖宗之明詔睿藻裒集周悉一一皆有據依足以傳示萬世實為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且上之御府副在名山而又以其副示某俾得紀述梗槩于後某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猶於祖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仰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澹齋居士詩序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豳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已故其詩為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黃庭堅以廢紕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澹齋居士陳公德紹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

揣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娛詩尤中律呂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凜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脫爾及秦氏廢始稍起為吏部郎為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遽沒于官後四十餘年有子知津為高安守最其詩得三卷屬某為序某少識公於山陰方公召還嘗以詩贈別及公為郎時故相湯岐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別君詩方傳世非公之賢何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高安之請重以感歎某於是年八十有一矣開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序

傳給事外制集序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辭進於朝者亦多稱得人 祖 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爲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爲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之盛及 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於行在雖中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故給事中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尤盛公天資忠義絕人自東夷寇逆滔天建炎中 大駕南渡虜吞噬不遺力幾犯屬車之塵

公眇然書生位未 通顯獨涕泗感激請提孤軍橫遏虜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及駐驛會稽公遂爲浙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雖擯斥不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詆去之然猶知公爲一代大儒蓋公論不可揜如此公遺文百餘卷嗣孫穉貧甚手自鈔錄以傳後世未能竟乃先緝外制數百篇屬其爲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取法其未成童時公過 先少師每獲出拜侍立被公教誨詎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得論序公文亦幸矣其聞文以氣爲主出處無媿氣乃不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訖紹興閱世變多矣白首一

節不少屈於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畔臣
必憤然扼腕裂眦皆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
者輒正色責之若讎一時士氣爲之振起今觀其制告
之詞可槩見也公諱崧鄉字子駿於康賢哉開禧元年
九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聞鞏錄序

元豐初置武學先太師以三館兼判學事今學制規
模多出於公而策問亦具載家集中後百餘年某從子
朴作聞鞏錄若干篇論孫吳遺意欲上之朝且乞序於
某某懦且老非能知武事者朴許國自奮之志亦某所
愧也乃從其請開禧元年十一月丁卯陸某序

周益公文集序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冊作
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溫厚爾雅之才而
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
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
黃麻之詔鏤白玉之牒歲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
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秘放而及於鳥獸蟲魚
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

遠遊窮處排擯斥跡使之磨礪齟齬瀕於寒餓以大發
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
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真
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大丞相太師益公自
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
三館予實定交於是時時固多豪雋不群之士然落筆
立論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斥而
王煙劔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復出於時
極文章禮樂之用絕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草之地
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康聖主之

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
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
省齋文彙者屬予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宏議豐功偉
績見於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
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開禧元年十二月甲子
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
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宣城李虞部詩序

宣之爲郡自晉唐至本朝地望常重來爲守者不知幾
人而風流吟詠謝宣城實爲之冠生其鄉者幾人而歌

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此兩公蓋與敬亭之山俱不
磨矣故宣之士多工於文而五七字爲尤工唐有李推
官以詩名當代其家傳遺詩得數百篇以詩考之蓋與
皮陸同時歟自推家後世世得能詩聲當元豐間有虞
部公作詩益工推官清新警邁極鍛鍊之妙而虞部則
規摹思致宏放簡遠自宛陵出如劉子駿文學不盡與
父同議者亦不能優劣之也予得其兩世遺編於虞部
之曾孫臨海太守兼字孟達孟達固詩人蓋淵源二祖
而能不媿者推官虞部之家世諱字與其學術行治蓋
各見於其墓刻家謀予獨志其詩云開禧三年六月丙
午太中大夫實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
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曾裘父詩集序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臯陶周公召公
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志
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已託情寓物使人讀之
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
不挫不誣不懟發爲文辭冲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
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臨川
曾裘父之詩其殆庶幾於是乎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

識表父於行在所自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亦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表父已沒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爲恨友人趙去華彥謙寄表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表父得意可傳之作蓋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興歎去華爲郡博士尚能博訪之稍增編帙計無甚難者敢以爲請表父諱季狸及與建炎過江諸賢游尤見賞於東湖徐公至嘉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王衍一生酣豢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城大我霧中鵠鳴諸名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尔朱先生姚小大尉譙天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邢芻甫字序

衛詩美武公之德一章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終之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淇大川也見淇而思武公可也王芻篇竹草之微者亦見而思焉則思之至矣此所謂終不可諼兮者歟吾友邢子名淇請字於予予復之曰

士之仕者能使一國一邑之人安其政而無怨疾嘲譏亦已難矣况見其鄉閭而咨嗟追慕豈不甚難哉今衛人於武公見其地而思之見其草木而思之見其草之微者如王芻篇竹而思之况遇其子孫又將何如哉人不我忘於我何加然使人不怨疾嘲譏又咨嗟追慕久而不忘必有以得之矣故爲士者於此不可不知勉也請字子曰芻甫芻甫勉之仕而使一國一邑之人不忘相處而使鄉閭黨友不忘相與記其行事以爲法傳其言論風指誦習而勉於善豈不美哉嘉定元年四月己未山陰陸某序

曾溫伯字序

堯舜去今遠矣其言傳于今者蓋寡惟直而溫與寬而栗之言再見焉方是時教化之所覃人才之所慕全德如夔臯陶所言是豈戒其不足哉至商之間始有得聖人之清聖人之和者清近直和近溫則既分而爲二矣若漢汲長孺事君無隱天下謂之直然去古之全德又益以遠贛川曾君黥方其入家塾也大父大卿公用蘇子由張芸叟字其子孫例字之曰溫伯蓋以古全德訓之有其義而亡其說溫伯請於予曰願有以補之以終大父之意予慨然歎曰自大卿至溫伯三世傳嫡德亦

克肖其有以承此訓矣序其敢辭嘉定元年五月辛酉
山陰陸某序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處義一畫發天地之祕迦葉一笑盡先佛之傳淨名一
默曾點一唯丁一牛刀扁一車輪臨濟一喝德山一棒
妙喜一竹篋子皆同此關捩但恨欠人承當天童無用
禪師蓋卓尔能承當者不見妙喜大事已畢豈有住山
示衆之語可累編簡哉放翁謂若不投之水火無有是
處惟韓退之所云火其書其語差似痛快又恐心退之亦
止是說得耳五百年後此話大行方知無用嗚呼放翁却

是同參嘉定元年秋九月丙辰序

陳長翁文集序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
如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
淳深崔蔡晚出遂墮卑弱識者累歎而已我宋更靖
康旣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
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紆憤
發為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媿可謂盛矣久而寢
微或以纖巧摘裂為文或以卑陋俚俗為詩後生或為
之變而不自知方是時北居今行古卓然傑立於頽波

之外如吾長翁者豈易付哉其子師文來乞予為長翁集序乃寓吾歎以慰其丁且以慰長翁於地下云長翁高郵陳氏諱造字唐卿嘉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陸某務觀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著

碑

成都府江濱廟碑

淳熙四年五月一日

自古水土之功莫先乎禹紀其事莫備乎禹貢之篇禹貢之載莫詳乎江漢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某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兩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豁衍起伏西南走蠻夷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過三澁至大別之麓

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江爲四瀆之首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國亦以爲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歷五代之亂淫昏割裂神弗受職廟亦弗治宋興乾德三年平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詔自京師繪圖遣工侈大廟制傑閣廣殿脩廊濠宇聞於天下慶曆七年故太師忠烈潞公以樞密直學士來作牧則又築大堂並廟東南以爲徹祭飲福之所而廟益宏麗矣厥後雖婁繕治有司不力寢以大壞上漏旁穿風雨入屋支傾直罅苟偷歲月淳熙二年六月今尹

敷文閣待制范公之始也躬執牲幣祇肅祀事既退讀開寶中修廟碑惕然改容曰此太祖皇帝之詔敢弗虔南出登堂見忠烈公之識則又歎曰潞國予自出也敢弗嗣始有葺廟意矣會歲旱公潔齋三日而雨且大治祠宇以報如期高下洽足歲以大穰公饒私餘蠻夷順服乃自三年某月庀工訖四年五月廟成總其費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二十有八竹以箇計者四万九千四百七十甃甃釘以枚計者十八万七千七百二十有四丹青黝堊以斤計者二万三千八百爲屋二百有九間墻六千八百七十尺廟之制度復還開寶慶曆之

盛而有加焉於是府之屬吏來請其刻文麗牲之石且繫以詩詩曰

井絡之躔 下應岷山 蟠踞華夷

江出其間 奔蹴三峽 放于荆揚

我考禹跡 九州茫茫 千楚之宮

肇自開寶 吏靡嚴恭 庭有萑草

范公來止 事神是力 廟未克成

當食太息 江流東傾 于海朝宗

廟成公歸 與江俱東 壯哉湯湯

環我蜀城 萬古不竭 亦配公名

行在寧壽觀碑

紹興二十年十月詔賜行在三郊堂名曰寧壽觀因東

都三郊寧壽院之舊也初 章聖皇帝建會靈觀實為

崇奉之始至是 高宗皇帝方躋天下於仁壽之域尤

垂意焉廼命道士蔡君大象知觀事蒙君守亮副之許

其徒世守又命中貴人劉君教典領置吏胥給清衛兵

略用 大中祥符故事後十年教遂請棄官專奉寧壽

香火詔如所請賜名能真改左右街都道錄仍領觀事

實又用 至道中內侍洪正一故事 上心眷顧每示

優假如此然迄今歲月寔久未有紀之金石以侈 上

賜者紹熙五年六月知觀事冲素大師邵君道俊始龔石來請其爲文傳示後世其實紹興朝士婁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其適後死獲以草野之文登載盛事願不幸歟伏觀寧壽觀實居七寶山之麓表裏江湖拱輔宮闕前帶馳道後枕崇阜盡得都邑之勝廣殿中峙脩廊外翼雲章寶室籤帙富麗浩浩乎道山蓬萊之藏也鍾經二樓暈飛霄漢飄飄乎化人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簡羽流畢集進趨有容肅恭齋法濟濟乎茹靈芝飲沆瀣之衆也導以霓旌節以玉磬侍者翼從以登講席琅琅乎徹九天震十方之音也祐陵之御畫 德壽

重華之宸翰煥乎河洛之圖書也鴻鍾大鼎華蓋寶劔褚遂良吳道子之遺蹟卓乎祕府之恠珍也榮光異氣夜燭天半所以扶衛社稷安鎮夷夏者於是乎在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永惟我 高宗皇帝實與三郊君自渾沌溟滓開闢之初赤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應世濟民雖時有古今迹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合若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六帝翱翔太虛三郊君亦與焉時臨熙壇願享明薦用敷佑于我 聖子 神孫降福發祥時萬時億於庠休哉某既述觀之所繇興且繫之以銘曰

矣祚中否開真人以大誓願濟下民左右虛皇友三真
坐令化國風俗淳乃營斯宮示宿因丹碧爰業天與隣
神君龍虎呵重闥鯨鍾橫撞震無垠錦旛寶蓋高嶙峋
天華龍燭晝夜陳歷載九九符堯仁超然脫屣侍帝晨
遺澤滲漉萬寓均歲豐兵偃無吟呻咨尔衆士嚴冠巾
以道之真治子身服膺聖訓常如新冲霄徃從龍車塵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山川之祀自虞書以來見於載籍與天地宗廟並或謂
山川興雲雨澤枯槁宜在秩祀非必有神主之以予考
之殆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神降而爲人與

人死而爲山川之神一也豈幸而見於經則可信後世
則舉不可信耶柳宗元死爲羅池之神甚傳甚恠而韓
文公實之張路斯自人爲龍廟于潁上其傳尤恠而蘇
文忠公實之蓋二神者所傳雖不可知而水旱之禱卓
乎偉哉不可泯沒則二公亦不得而揜也予適蜀見李
冰張惡子廟於離堆梓潼之山皆血食千載非獨世未
有疑者蓋其靈響暴著亦有不客置疑者矣嚴州烏龍
山廣濟廟之神曰忠顯仁安靈應昭惠王舊碑以爲唐
貞觀中人姓邵氏所記甚詳雖幽顯殊隔不可盡質然
神靈動人如羅池變化不測如潁上歷數百年未嘗少

替而 朝廷之所褒顯吏民之所奉事亦猶一日此烏
可以幸得哉至於紹興辛 東海之師群胡見巨人皆
長丈餘戈戟麾旄出沒煙雲間則相告曰烏龍神兵至
矣或降或遁去無敢枝梧者是又與東晉八公山及慶
歷嘉嶺神之事相埒然彼皆在 近境而此獨見於山海
阻絕數千里之外豈不尤異也 哉不得韓蘇之文以侈
大其傳而邦人進士沈奐願以 屬筆於其辭卑事偉有
足恨者迺作送迎神詩一章使 併刻之實慶元五年十
月甲子也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初基龍翔于天 兮英雄是資獨沉草萊
兮默不見施嶢然萬仞兮曾中之竒使得小試兮冒白
刃而搴朱旗丈夫戰死兮固亦其宜死於不遭兮精神
曷歸王亦何懟兮人則為悲烏龍之山兮跨空巍巍築
傑屋兮奉祠釀社兮羞芝彈篴兮吹參差王捨斯民
兮逝何之錫以 兮燕及惇嫠歲婁豐兮長無凶饑擁
羽蓋兮駕玉螭時節來饗兮民之依 國有征誅兮克
相王師長戈大纛兮肅肅陰威掃平河雒兮前功弗墮
隆名顯爵兮永世有辭

德勳廟碑

自古王者經綸草昧戡定亂略 必有熊羆之士不貳心

之臣內任心膂之寄外宣股肱之力而廟謨國論密賴以決實兼將相之任者在我 高宗皇帝時有若太師循忠烈王張公實維其人粵自 高宗歷試于外開大元帥府總天下兵首以山西豪傑入侍帷幄龍飛順動避狄南渡公則有扶天夾日之功蕭牆釁起群公喑拱公則倡勤王復辟之大策氛祲內侵戎馬豕突公則奮却敵禦侮之奇略巨盜乘間群兇和附公則建剪除安輯之成績由是不數年間國勢安強夷虜奪氣請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者咸以為非長久計公則率先請罷宣撫使事奉朝請章再上引義愷款於是議始定士大夫咸謂其得大臣體而 高宗亦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從來侍卿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萬萬蓋 高宗蹈履艱危身濟大業沉機獨智燭微察遠以為方海內橫流巡幸四方異衣露蓋周衛單寡非如中都高拱蝓蝻蠖濩之居江流阻難海道阨危非如平時安行清蹕馳道之中不有如公者協心同德均禍福共安危譬之一家父兄有急子弟不召而自至譬之一身頭目有患手足不令而自力則天下之計將以誰諉素盞謂絳侯功臣非社稷臣則社稷臣與功臣果異建炎以來功臣則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誰故

國家所以褒表崇異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及配享高宗廟庭其次偶居其後或者疑焉是不然唐名將前曰英衛後曰李郭衛公汾陽之勲德魏如泰山終不以姓名次序為歎 欽宗皇帝下詔褒顯故老而范文正實次司馬文正之下司馬公之賢不過與范公等范公輔政先數十年聲詩所載以配夔尚而願乃居次世豈以此為有抑揚之意哉公之曾孫鎡三世傳嫡長始築廟於居第之東廟成以 高宗御書德勲二大字為廟之名自忠烈以下為三室忠烈之配曰秦國夫人魏氏漢國夫人章氏第二室曰少師公諱宗元配曰楚國夫人劉氏

天肅氏第三室曰少師公諱宗元配曰楚國夫人劉氏維忠烈王勲業之詳與夫世諱字系官爵葬有碑謚有誥史有傳此不復載願廟祭宜有歌詩刻于麗牲之碑乃作詩曰

宋傳九聖 高宗是承 化龍渡江
天開中興 維忠烈王 翼從帝旁
捐身棄孥 獨當豺狼 煙塵未息
變生肘腋 首倡義師 氣沮金石
大業復隆 退不矜功 雪涕引罪
身衛行宮 國有大難 我則出禔

功成愈謙

將士畏歎

既空盜藪

虜淮右

柘臯之捷

梁楚無寇

河雒將平

虜畏乞盟

亟上虎符

就第王城

茂勲明德

爛然史冊

燕及家國

匡王孰克

築廟作主

三室同宇

歲時奉享

豐豆碩俎

國有世臣

家有元孫

咨尔後人

祇栗廟門

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以不

德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海陵通川之間自

建炎後為盜區戰場中雖息兵然猶鬼嘯狐嗥於藜莠

瓦礫中自官寺民廬皆略具爾未幾復有紹興辛巳虜

禍前日之略具者又踐蹂燔燒滌地而盡乾道淳熙以

來中外無事涵養滋息且以國力興葺之迄今四十年

而城郭邑屋尚未能復承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

郡縣所急或盛或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充

難者嗚呼是特不遇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果難

也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是已寺始為天寧萬壽寺今名

蓋用紹興詔書改賜亦火於辛巳之變有祖彥師者

復葺之未成而化中間屢易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
範師應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至寺雖粗建而大役多
未之舉有巨鍾千石方寺壞於兵時樓焚鍾墮扁而不
壞範始至奮曰鍾不壞寺將興之符也吾舉事將自鍾
始乃建樓百尺以棲鍾鍾始鑄歲在乙卯至是三乙卯
矣而樓成人咸異之遂議佛殿之役最大度費錢數千
萬見者縮頸曰使可爲豈至今日耶範曰不然吾當與
有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已而有居士劉洪首施
錢五百萬施者不勸而集積爲四千萬有奇乃伐木於
黃岡蔽流而下方役之興以關征爲懼常平使者王公

寧聞之曰斯殿以資永祐陵在天之福孰敢議者吾
當任其事於是所至皆爲弛禁殿以崇成爲重屋八楹
東西百三十六尺南北九十六尺佛菩薩阿羅漢三十
有一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挺取華嚴經語書殿
之顏曰最吉祥殿範又爲閣六楹以奉今天子昔在
潜邸賜前往持覺深碧雲二大字閣之廣袤雄麗亦略
與殿稱餘若方丈寢堂厨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年不
能成者皆不淹歲而備最其費爲緡錢二十萬在它人
若寢食不遑暇範獨終日從容倡道以進其徒一誓欬
一顧視皆具第一義學者徃徃得入而其師別峯之法

遂盛行於江淮間矣凡一寺內外莫不粲然後興是殿
實為之冠慶元六年夏四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興來
求予作碑予既盡述其始末且為之銘銘曰
海陵奧區名寰中長淮大江為提封於皇 徽祖御飛
龍臣民薦福遐邇同是邦巍然千柱宮中有廣殿奉大
雄瓌材蔽江西徂東波神呵護如雲從璇題藻井翔虛
空丹碧髹堊無遺工劫火不能壞鴻鍾雷震鯨吼聲隆
隆層閣閎奉龍鸞蹤榮光夜起騰長虹 徽祖聖德齊
天崇澤覃草木函昆蟲咨爾梵衆極 嚴恭 熙運共慶
千載逢餘福漸被兼華戎長佑農扈 消兵烽

洞霄宮碑

造化之初昆侖旁薄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
下明為日月幽為鬼神聚為山嶽海瀆散為萬物萬物
之最靈為人人之最靈為聖哲為僊真而道為天地萬
物之宗幽明鉅細之統此處義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
司變化也其書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西昇
度人生神之經列圖冠莊周關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
世俗練精積神棲於名山喬岳略與浮屠氏同而篤於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浮屠
蓋有弗及也臨安府洞霄宮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天

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
崇福宮獨爲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
亦有以提舉洞霄召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
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籙爲比它莫敢望在
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宮名賜金寶牌又賜仁和縣田
十有五頃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致和間宮以歷歲久
穿壞漫漶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
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廢于兵火
高宗皇帝中興大業聞之當宁太息乃紹興二十五年
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鍾樓經閣表以崇閣繚以

脩廡費出慈寧梓匠工役具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
犒賜踵至旣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
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鍾磬之作聲摩雲霄
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上
脫屣萬機頤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
山中駐蹕累日勅太官進蔬膳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
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未有若此者慶元六年
九月葆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高守中同知
宮事水丘居仁以告山陰陸某曰願有紀以爲無窮之
傳某以疾未能屬橐後三年同知宮事王思明與其徒

李知柔抗濤江入東繼以請乃叙載其本末如此且為之銘曰

在宋祥符大德皇帝錫之書乃作昭應

比隆義圖元豐景靈列聖攸居

元祐上清以祝帝儲棟宇煌煌

煥于天衢徽祖神霄誕彌九區

迨我高皇東巡于吳瞻言天柱

鎮茲行都警蹕來臨神明翊扶

乃御幄殿穆清齋居天日下照

雨露普濡迨今遺民注望屬車

三聖嗣興光紹聖謨千礎之宮

騫騰太虛寶磬鴻鍾震于江湖

肆作頌詩用紀絕殊

渭南文集卷

第十七

記

雲門寺聖院記

陰 陸 游 務 觀 著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繚山並溪樓塔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遍徃徃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覲也入寺稍西石壁峰為看經院又西為藥師院又西繚而北為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別為寺曰顯聖藥師別為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

門寺更曰淳化一山丘四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
然山尤勝絕遊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闢
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
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
支徑逶迤如綫脩竹老木恠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
絕澗奔泉迅流喊呀而噴薄方暑凜然以寒正晝仰視
不見日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壽聖嶄然孤絕老僧四
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僧亦竟
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來南而四五
人者相與送予至新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

磨刻崖石子異其朴野而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
兒時往來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倉老而物色益
幽竒予亦有白髮久矣顧不知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
否寺得額以治平其年其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
十一月十七日吳興陸某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
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番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
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爲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
祭門祭竈祭中雷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

外其有功於人家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
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其
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狩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
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爲邑帶山負海雙
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峻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掉
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鱓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
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蠱鼃蛇
蠶守宮之蠱郵亭逆旅往往大署墻壁以道出寧德爲
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
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詵

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
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旣成屬某爲記某曰幽顯
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
夫神之所以爲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
此則擷澗谿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豆碩
俎是諱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耶旣以勵君亦以
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陸某記

瀟亭記

瀟山道人廣勤廬於會稽之下伐木作亭苦之以茅名
之曰瀟亭而求記於陸子吾聞鄉居邑處父兄弟相

扶持以生相安樂以老且死者民之常也士大夫去而
立朝散之四方功名富貴足以老而忘返矣猶或以不
得車騎冠蓋雍容於途以夸其隣里而光耀其族媼爲
憾惟浮屠師一切反此其出遊惟恐不遠其遊之日惟
恐不久至相與語其平生則計道里遠近歲月久暫以
相高嗚呼亦異矣勤公之心獨不然言曰吾出遊三十
年無一日不思瀟而適不
得歸未嘗以遠遊夸其朋儕
其在瀟亭語則瀟也食則瀟也煙雲變滅風雨晦冥吾
視之若瀟之山樵牧往來老稚嘯歌吾視之若瀟之人
疏一泉移一石執一草木率以瀟觀之恍然不知身之

客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者浮屠師亦人也而忘其
鄉邑父兄子弟無乃非人之情乎自堯舜周孔其聖智
千萬於常人矣然猶不以異於人情爲高浮屠師獨安
取此哉則吾勤公可謂篤於自信而不移於習俗者矣
故與爲記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煙艇
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與舟固有
高明奧麗踰宮室者矣遂謂之屋不可耶陸子曰不
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

不得焉粗則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鳥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犁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芟入松陵上巖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胷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竒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擢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仲高於某爲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某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我帶博車騎雖容一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顧曾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閱寒暑不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

與燕遊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視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爲我記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汨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毛髮之得若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不能之其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爲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隆興元年秋九月某訪故人奕公於青山之下與奕公別蓋十有餘年矣聞某至曳杖出而一松間黔瘠腊如殘雪覆頂相與握手訪問朋舊且悲曰喜旣至其居脩廊邃屋曲折皆有意已而入法堂之小室忽見澗壑巖竇飛泉迅流菩薩阿羅漢翔遊其中一人如身在峩眉天台應接不暇奕公從旁笑曰此吾社工人幻爲之者也始王君某築是庵於墓左以資其出入之福而請吾居

焉王君閉門讀書未嘗少貶於世願於吾獨委曲周盡
吾亦感其意為之留而弗去者十年凡此土木金碧以
為像設供養之具者積費千金王君無絲毫計惜而吾
之心志亦竭於是乎予為我記嗚呼其不天少罹閔凶
今且老矣而益貧因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
者與不幸喪親而葬祭之具可以無憾者輒悲痛流涕
愴然不知生之為樂也聞王君之事既動予心又况奕
公勤勤之意乎記其可辭明年七月八日甫里陸某記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

事司馬遷班固作列傳弗載也維 宋十一葉 天子

駐蹕吳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山 奉大夫直敷文閣
知鎮江府方滋言府當淮江之衝屏 衛王室號稱大邦
自故時祠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
以庇其邦之人禱祈禴禳昭荅如響 紹興隆興之間虜
北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壖吏民不 知所為則惟神之
歸雖虜畏 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 舍請盟府以無事
至於流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 驚疾癘以息則神
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為己 力乎謹上尚書願
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 裁 三月癸丑 詔賜

廟額曰忠祐 詔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
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後 上之賜五月癸
亥大合樂盛服齊莊躬致 上命袖人協心霧雨澄霽
靈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呂公以屬 某曰願有紀焉某
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
褒於 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士惟力於爲
善而已豈有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
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
所勉焉母爲神羞六月癸未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自淳屠氏之說盛於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宮室窮極侈
靡儒者或病焉然其成也無政令期會惟太平久公私
饒餘師與弟子四出丐乞積累歲月而後能舉其壞也
無衛守誰何一日寇至則立為草莽丘墟故天下亂則
先壞治則後成予於是盍獨有感焉黃龍山方南公時
學者之盛名天下而其居亦稱焉中更夷狄盜賊大亂
之後學者散去施者弗至昔之闕壯鉅麗者嘗委地矣
自庚申訖丁亥二十餘年之間乃能粲然復興樓塔殿
閣空翔地踴鍾魚之聲聞十餘里法席之盛殆庶幾南
公時是非兵革之禍不作遠方之氓蕃息阜安得以其

公賦私養之餘及於學佛者則此山且為虎狼魑魅之所宅矣而安能若是哉禪師升公方以身任道起其法於將墜門蓋不足言獨書予所感使凡至山中者皆知前日之禍亂嘗如此而國家之覆函育斯民若是其深吏勤其官氏力其業相與思報上之施焉升公豈不得所願哉乾道三年正月十四日左通直郎陸某記

王侍御生祠記

乾道七年二月知夔州濟南王公新作貢院成越三月夔婦萬施梁山太寧六郡之士不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府而僻在巴峽無贏財羨工公之為是役也寸寸銖

銖心計而手度之然月乃成形容為癯髮為盡白其德於士豈有既耶盡去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畫像惟肖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則曰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詔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近臣與館閣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之於廷策既上天子為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儲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母伏嘉言母醜衆正其任言責母比大吏母置宵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方母懷護母服諛使天

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士也士以是報公公以是報天子乃可無愧而予於記亦無愧辭矣若何皆曰唯敢不力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陸某記

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而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為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

况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寢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

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
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
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
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
其悲至此亦無足恠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
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
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子未知少陵自謂
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
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
日山陰陸某記

樂郊記

李晉壽一日圖其園廬持示余曰此吾荊州所居名樂
郊者也荊州故多賢公卿名園甲第相望自中原亂始
以吳會上流常宿重兵而衣冠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
前輩之風流蓋略盡矣獨吾樂郊日加葺文竹竒石蒲
萄來禽勺藥蘭蕙蒹葭菡萏蓄之富爲一州冠其尤異者
徃徃累千里致之子幸爲我記予官硤中始與晉壽相
識長身鐵面音吐鴻暢遇事激烈奮發以全軀保妻子
爲可鄙其意氣豈不壯哉及爲客置酒出佳侍兒陳書
畫琴奕相與娛嬉則雍容都雅風味乃甚可愛雖梁宋

間少年貴公子不能過蓋其多材藝知弛張如此然自
少時不喜媒聲利有官不仕窮園林陂池之樂者且三
十年每自謂泉石膏肓及來夔州諸公始大知之合薦
於朝議者爲晉壽當以少伸於世爲喜而晉壽顧不
然獨眷眷於樂郊不忍暫忘嗚呼出處一道也仕而忘
歸與處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癖未易是泉石非鍾鼎諸
公之薦蓋貶晉壽膏肓而使爲世用異時晉壽成功而
歸高牙在前千兵在後擅畫繡之榮以貴斯園荆楚多
秀民尚有賦其事者乎乾道七年六月十一日笠澤陸
某記

對雲堂記

巫故郡自秦以來見於史其後罷郡猶爲壯縣杜少陵
扁舟下白帝過焉爲賦歸字韻五字詩詩傳天下由是
巫縣名益重 宋建中靖國之元黃太史始脫鈎黨自
蜀之荆訪少陵遺迹客縣治之東堂留字壁間有坐卧
對南陵雲山陰晴變態之語詎乾道辛卯逾一甲子無
舉出者郵城李德脩來爲令風流儒雅翩翩佳公子因
廢趾作堂與客落之舉酒屬山陰陸務觀曰子爲予名
且記復興之歲月務觀既取太史語名之且曰僕行年
五十閱世故多矣所謂朝夕百變者奚獨雲山哉一日

進此道幻醫消情塵滅真實相見雖魏乎天地浩乎古
今變壞不傳與浮雲遊塵空華青暈初無少異也德脩
方吏退時清坐堂上試以僕言觀之德脩名普務觀名
某臆月乙卯之夕大醉中秉燭梅花下記

靜鎮堂記

四川宣撫使故治益昌樞密使清源公之爲使也始徙
漢中卽以郡治爲府郡自兵火滌地之後一切草創公
至未幾凡營壘廩庫吏士之廬皆築治之使堅壯便安
可以支久而府獨仍其故西偏有便坐日受群吏謁見
與籌邊治軍燕勞將士靡不在焉而具壞尤甚公旣留

三年官屬數以請始稍加葺易其傾撓徹其蔽障不費
不勞挾日而成會 上遣使持 親詔賜黃金匱寶熏
珍劑以彰殊禮公遂撫 詔中靜鎮坤維之語名新堂
曰靜鎮而命其屬陸某記之某辭謝不獲命則再言曰
以財勝物易以靜鎮物難以靜鎮物惟有道者能之泰
山喬嶽之出雲雨明鏡止水之照毛髮則靜之驗也如
使萬物並作吾與之逝衆事錯出吾爲之變則雖弊精
神勞思慮而不足以理小國寡民况任天下之重乎歲
庚寅某自吳適楚過廬山東林山中道人爲某言公嘗
憇此院閉戶面壁終夏不出老宿皆愧之則公之剝心

受道蓋非一日矣世徒見公馳騁於事功之會而不知公枯槁澹泊蓋與山棲谷汲者無異徒見公以才略奮發不數歲取公輔而不知公道學精深尊德義斥功利卓乎非世俗所能窺測也而 上獨深知之故 詔語如此傳曰知臣莫若君詎不信哉雖然某以為今猶未足見公也虜暴中原久腥聞于天天且悔旤盡以所覆界上而公方弼亮神武紹開中興異時奉鑾駕奠京邑屏符瑞之奏抑封禪之請却渭橋之朝謝玉關之質然後能究公靜鎮之美云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門生左承議郎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陸某

謹記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地中獲瓦缶攏矮貯丹砂雲母竒石或爛然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歛而積藏輸諸府庫緘識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藏丹留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大異或謂丹藏于此遠矣方上古未為城邑時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

為僊真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見有
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常多見者常寡
雖愁叔夜葛稚川不免齋恨以脫而予願得見焉茲非
幸與乾道九年秋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著

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
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為
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嘗始作籌邊
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捷為楚道黔中越雋
諸山川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趾其果在是乎樓
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

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
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天子有所顧問
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
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
關竝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
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國內事
雖虜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况區區西南夷距
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矣則所謂圖者
直接故事而已請以是爲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
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竒章方居中每
排沮之維州之功旣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
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
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
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達達於侯牧治所惟成
都獨否自劔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
道北爲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
國除矯霸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爲收乃南直劔
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

崇寧初以火廢政和中吳公拭因其距復侈大之雄傑
閱深始與府稱淳熙二年夏六月今敷文閣直學士范
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公曰失今不營
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
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徒駭其山立翬飛案然摩天不
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曾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
非先定素備欲試為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
弊其不為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賓
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天子神聖英武蕩清中原
公且以廊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
河之水以洗五六年腥羶之汚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
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舉
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月己卯朝奉郎主管台州崇
道觀陸某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天子以九期為下詔書與郊祀天地
埒及試于禮部既中選矣天子親御殿發策詢天下
事第其高下及親御殿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
為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亡小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
也然則郡國貢士願可不重工耶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

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爲便淳熙三年知州事
王公敦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
倫蘇松等議取廢驛故地爲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
肩袂相屬甃堅材良山積雪委自正月壬子至七月癸
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
高閭邃深繚以脩廡沈沈翼翼分職它事各有攸處旣
成王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爲記鄧公又繼
以請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
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
是也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協若出一人

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已而不知其成不揜其能惟
懼後之無傳可不謂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時
之宜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鄧公視人之善若已
有之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勲業垂竹帛將孰禦焉
士尚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陸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爲廣
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為輪藏予至始至也纔
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旣職

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爲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問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予被命詣行在所璞乃礪石乞予爲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爲浮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府寺以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以爲奉也無鞭笞刀鋸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祿位以爲刑且賞也其舉事宜若甚難今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偉壯麗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勢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翫歲愒日事功弗昭又遺患

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其請又具載語守璞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袋陸某記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遠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羸疾者起盲聵者愈

榮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况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
槁不死固宜欲為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遠
昌老真叟以為恨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
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
不免也君為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翹棠
恭敬棄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一蜀事言之則
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為手板書於圖志今見
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
木坐謠言罷亦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
窮土木之侈沉犀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為當

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

聖主以恭儉化天

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
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
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
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
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城
陸某記

專閫方面皆重德
為王孟之所難哉
自為功而已使有
然則其可不書淳
都府玉局觀山陰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
曰書巢客有問曰
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
之襲人者鳳之巢

人瑞之巢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為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為巢是為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為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為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辭矣願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

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與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塢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場事襄陽王君鉉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玘移書某為之記自春徂秋凡

十許書請不勸某於公為弥甥方踉蹌學步時已獲拜
公則今於為記誠不當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說之字以
道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為知名士
宗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為祠廟筦
庠吏其為船場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
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為世僂人士夫遇諸途噤莫敢語
况有拜下者簿書稍暇則以讀書為樂時時見於文章
如汪伯更哀舜祭鄒文忠公皆傳天下亦間與為佛學
者延慶明智師遊謂著所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為重
非然此猶未足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

下至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於詩
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括於毛鄭於春秋攷至賈誼董仲
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
卓乎獨立確乎自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
一家之說諸儒並傳向非擯斥踈置於荒遠寂寞之地
如在船場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也於虜士之棄
日豈馳驚於富貴功名哉弊精神於事為之末謀衣食
於涯分之外忽焉不知老之至者多矣登堂而望公之
風采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自省哉公之文章本二
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益以南渡至歿時所作

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未盡見也郡人能言公舊事者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詎責甚峻公從容對曰船待木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適宜使者為發愧去觀公平主大節一言折庸人之驕蓋不足書而郡人所願書故亦不敢略云淳熙十年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并書

園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詔賜住持僧寶印御注園覺經且命某為之序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榜

曰園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為記寶印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不敢辭恭惟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已得極皇墳帝典義圖魯史之秘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園覺為我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訓釋凡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波羅之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冰釋縷解於宸筆之下十日並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既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霜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
共此大園覺中魯之逢楚之
黃冠竺乾之染衣祝髮平
時相與為矛盾為冰炭者亦
莫不共在此大園覺中不
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
億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
山林枯槁之士名徹九重
得以大覺禪師懷璉入侍
仁宗皇帝故事觀清光
承聖問受好賜序筆典
又此閣壯麗首冠一山費至
三十萬錢其落成也適當
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躡
躍於虜盛哉方閣之未建
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
慧禪師宗杲法門之傑方
任山時衆溢千數故以是名
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祇
衆猶為限量也豈若園覺之

廣大無邊也哉顧其衰且
病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
山盛事本末闕闕非區區
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為愧懼
云淳熙十年十一月十四
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
局觀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
節即河東薛純一詣紹興府
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
念亡益縣官不勝悽悽報國
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田
十一百畝歲為米千三百石
有奇入大能仁禪寺祝
兩宮聖壽安撫使龍圖立公
視牒異之問所以然純一
曰昔漢卜式上書願輸家財

半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
而輸之如此可滅也今
時奉貢純一弗獲傾貲備
兩宮祈年誠愚戇不識法
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圖
乃因寺之住持僧子昕來
謝不可則語之曰子雖列
繼今益能修其業以自致
若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
急忽者奮享祿賜而忘
者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
天子垂拱穆清北虜警服歲
軍興一日費故因像教為
心罪死不宥願言之 朝即
嘉其意為上尚書戶部純一
告予請撰次本末為記予辭
在勇爵曩嘗舉進士試禮部
于顯榮則所以報 國者豈
勵風俗助教化使貪冒者廉

賦役及別以錢權其子
俾後有攷焉五月十三日
記

常州開河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
備巡幸而後世因為漕大
徐行東注獨南水門受荆
皆會於金斗門慶曆中太
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
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
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者
姑蘇嘉興以抵于臨安初以
利故得不廢渠貫毗陵城中
谿之水為惠明河醜為二股
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
漕渠顧塘地勢在漕渠後故
守給事中朱公彥復增濬之
以善俗進後學為職故儒風

蔚然爲東南冠及余公中
一則說者遂歸之後河曰
方居鄉七所尊事而化服
實之而爲記淳熙十四年
禮其諸老先生延見其秀
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
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
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治
林公乃蒐閒卒捐羨金分
道袤若干深若干脩若干

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
是爲東南文明之地鄒忠公
者忠公避不敢居因以後河
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旣尊
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
盛殆軼於承平時矣而或以
自崇寧後不治者積數十年
家棄滓故地益堅確夏六月
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
乃以書屬予曰願記其事予

謂渠之興自爲一郡之利不必爲士之舉有司者設然
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頓減則後河成發與士之舉有
司者相爲盛衰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
原咨卜筮其由來蓋尚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哉士
益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禮明州鄞人世
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卷之十九

記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高皇帝行幸會稽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上仁宗皇帝賜僧懷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光明之塔以賜又申以手詔特許買田澹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輒與民質產令也今特許勿用令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

山陰陸游務觀著

且儲靈隱時 壽皇聖帝召入禁闈顧問佛法婁賜金錢其取為他費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脩供之物買田歲入穀五千石而遣學者義銛求記於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 高皇帝遺事職也不敢辭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紹興兩賜 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神効珍受職黿鼉蛟鱓弭伏退聽惡氣毒霧收斂澄廓萬里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陂防峭堅年穀登稔於虜盛哉今德光又廣 上賜斬 兩宮之壽植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億刻之金石 於是為稱咨爾學者止食其間明已大

事傳佛大法報 上大恩將必有在不然不耕而食既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不甚可愧哉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炎之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為支久計未四十年遽復頽圯適懷素者來為其長老乃既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

所感助者四集瓌材珍產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痕村
之杉脩百有三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蓋稱是凡費錢
三百萬有奇而竹木輓斃黜聖施者二人役夫之樂助
者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也
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為懷素
求文為記予為言之曰世多以浮屠之人舉請吾士大
夫以為彼無尺寸之柄為其所甚難而卒輒有成士大
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不可而
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輒敗何邪予謂不然懷
素之來為是院固非有積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而院

四壁立今日食已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折楃
腐柱頽垣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
萬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名有
心者疑有言者誇遂而去之矣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
出力為之先後為之輔翼為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
日此其所以巋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
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
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
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國者
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

曷足恠哉且懷素之爲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
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
徒意使不死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
院之葺又可前知耶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
其位不任其事護蔽蠹萌傳以相諉顧得保祿位不蹈
刑禍爲善自謀其知耻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
事竟孰任之於虜是可歎也已懷素三衢人少從道行
禪師游能得其學伯暮名士繇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
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脩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老有庠學
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自周季以來世衰道
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
於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紮簡樓以巨輪
象龍寓人飾黃金珂璧惟珍之物誘駭愚稚而六經寢
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黜堊髹丹窮極工技其費以億
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
宋誕受天命崇經立學以爲治本 十二聖一心罔或
怠忽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旣並建四代之
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

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
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
一學較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爲之牧守者得
無任是責耶會稽拱行在所爲東諸侯之冠宜有以
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中括蒼王公信來爲是
邦政成令行民物和樂臺謝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
是先燕遊弗親厨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奧
殿崇閣邃宇脩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以增不日
訖事以其饗飧未足也則爲之售常平之田以其見聞
未廣也則爲之求四方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

猶以爲慊曰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爲之新冕弁
衣裳帶紳佩屬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宜服鼎
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祚各以其所宜用
無一不如禮式公迺齋心脩容來宿于次質明陟降揖
遜進退跪起俯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
行先我我處于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於廉
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心見父兄長老
其何辭教授陳君自強與諸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
某老病不獲奉俎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
乎書紹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收入奏行在所館于西湖上日與物外人遊多爲予言淨慈有慧明師者歷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言及文辭卓然雋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其能文而不知其有才明旣從予遊衆日乃曳杖負笠入天台山爲天封主人是山也巖嶂嶄絕爲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冠林麓幽邃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偏道遠遊

者旣寡施者益落明居之彌年四方問道之士以天封爲歸植福樂施者踵門還至雖却不可於是自佛殿經藏阿羅漢殿鍾經二樓雲堂庫院莫不畢葺敞爲大門繚爲高垣周爲四廡屹爲二閣來者以爲天宮化成非人力所能也又哀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僧及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日夜走衢路丐乞聚畜蓋未必能辨此明方爲其徒發明大事因緣錢帛穀粟之問不至丈室而其所立乃超卓絕人如此豈非一世奇士哉予嘗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工於細者必略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說豈不淺陋可笑

也哉會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之廢興因告以予說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所倣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汧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秀水益清烏龍山崛起千仞鱗甲收鬣蜿蜒盤踞嚴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為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形勢壯而風氣固是為太宗皇帝高宗皇帝受命賜履之邦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鸞騰紫帶在鬱葱佳

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城也南山報恩光孝禪寺實為諸刹之冠質於地志以父老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麓名廣靈菴慶曆十一年始斥大之為廣靈寺紹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嘗為第一代始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壽紹興中易今名初郡長者江氏為塔七級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又則來居而寺復法琦來助而塔建及得智廓仲玘而學者雲集廓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膳崇成者皆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空六衆有寮棲鍾有樓寢有室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力門為廡為庫為垣

為磴路為禦侮力士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
備郡人童天祐天錫六珍出貲為具小鉅老僧智貴傾其
衣囊助施為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為外護取郡之
積木以終成之者太守熙中侍御史冷公世光也寺之
役既成冷公適有歸志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
嘗來為守廓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為無夙昔
緣故玘來求予為記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形勝若
千載之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邦觀烏龍似赤甲
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
山崇塔廣殿層軒脩廊山光川霽鍾鳴鯨吼遊者動心
過者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蓋天下之異境而有之
騷人墨客將有徒倚太息援筆而賦之者予未死尚庶
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稷秦黜封
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社稷尚存陵夷千餘
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
畿封壇壝服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
宋興文物寔盛自朝廷達于下州縣邑社稷之祀略
皆復古不幸中更犬戎之旣兵氛高而被吳楚中興七十

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曰訟獄為急及吏以
期告漫應曰如今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朝廷所班
令式或未嘗一視况三代之舊典神且乎會稽之為邑實
奉陵寢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坦此舉常平治所有將
迎造請之役有符燬期會之煩敕法以內家及宗室近屬
一歲屢至亭傳道路舟車徒役一古不治責在會稽者
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遑暇社在禮神坊曰社
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六宣皆弗不治祀則爰
言以為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以寓於吳越王祠之
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為人始至周視壇所謂

然嘆曰幸為政于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者迺
即其地為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
以儲其器物用宋之櫛豐之粉榆故事執松五十又稽
合制度稟秸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罍莫不如式
粢盛酒醴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祝有位齊有禁省饌
食爵奠幣飲福望燎望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祇
敬齊栗與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
及是雨暘時若歲以大豐民歌于途農扈于野皆曰吾
今致力於神神實饗答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弟相與
告予請記其事予曰為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之序

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
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
耶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
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斲之辭曰受天百祿
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語言一飲食未嘗忘君
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斲其君之福者蓋先生盛
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亦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

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漉陂竭澤者蓋無有也
所謂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
弗行厲禁弗施廣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
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而有放生名池用祝壽
禱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 宋興 十三聖
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
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修放生故事所以廣 聖澤之
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為之地隘水
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侯棗以慶二年來領郡事
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

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為
一郡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名曰溪堂
民不勞財不費煥然告成 重土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
計望 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穉觀興難以
為廣德為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
某復之曰侯奉 天子詔來為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
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俚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
也能不負此責然后足以對垣吻 天子休命而致歸美
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若苦其職之一事耳豈特是
而止哉期年政成將婁書之中一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 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防禦
使淄川夏侯君書來諭予於山陰澤中曰吾軍有都統
為一軍大將內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
城也又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寬猛相濟
有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籌共畫於帳中
而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
以來今三十有八年歷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
后將無所攷質子為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

君南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撫劍
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奇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
旋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非齷齪老書生以兄事予甚
敬則今日之請尚何辭然今天子神聖文武承十
二聖之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高皇帝之
伐功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記夏侯君亦且與諸將移屯
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尚庶幾見之慶元四年正
月甲子陸某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為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八里有

佛刹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凡東之士大夫
仕于朝與調官者試于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餞往迎
來相屬也富商大賈挾拖掛席夾以大艣明珠大貝翠
羽瑟瑟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在鏡湖下
灌溉瀉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故多施者
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胡虜之旼亦以近官道首廢于
火一瓦不遺主僧曰道亨為一方所信度弟子三十二
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沒其後有自
脩者始為三門法堂經藏等予適得華嚴般若涅槃寶
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畢而脩謝去自是寺以不得

人又廢木翦竹伐鍾鼓不鳴白衣攘居之屠牛牧豕莫敢孰何初先楚公為尚書左丞請於朝以證慈及法雲為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慈得其二法雲得其一故太傅與楚公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府請逐白衣而命契彛者主之彛與亨俱東陽人人固已喜而彛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佛殿及像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翼以兩廡巍然大刹矣彛沒予以告府牧尚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之澤少年志節清苦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為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

成也澤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一刹予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庚戌及今年庚申實十七載殆若有數然卒成之者緊彛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力也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徃徃歷數百千歲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為飛埃鞠為茂草過者弔古興懷於狐嘯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之說足以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強毅不以豐

凶難易變其心子又有孫孫又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宜予因彛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說士大夫過而稅駕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冽岡巒抱負崑嶂森立而地第不治者不知幾何矣或謂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後寺廢石亡獨龜趺猶在父老類能言之慶元三年有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松鄉以事親收族之

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若士民之道出於此者皆得就憩猶以為未廣也則為堂殿門廡倉庖溷凡僧居之宜有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其不能久也告于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曰年運而往或者欺有司而寓其孳則院廢矣家世隆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以貧故規院之產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於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進來請予文刻之石庶來者知此院經理之艱勤則不忍寓其孳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產侵其事設若有之而至

于有司則賢守善令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歲此
院猶不廢也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興儒者或謂非吾所
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居杜牧之
記南亭盛贊會昌之毀寺可謂勇矣然二公者卒亦不
能守其說彼浮屠突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成而老僧
挈衲無歸寺竹殘伐牧之亦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納
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志
叔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八
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陸某撰并書丹

